



五禮通考



六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僕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此得明人
月八年
惲田
郎山
參校
贈資一
書圖

嘉禮四十八

學禮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六年詔開貢舉

興宗本紀重熙五年十月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
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
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蕙田案遼史不志選舉故其立法規制莫得
而詳然以諸帝本紀攷之猶略可見其科或
比年一舉或間一年或間二年或間三年初
無定期統和設科之始歲放進士不過一二

或四或五人道宗以後進士多者百餘人少亦七八十人亦無定額也

金史選舉志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初設女直進士其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

蕙田案唐宋時凡舉進士及諸科者皆得稱舉人舉人者州郡所舉之人如謁選于吏部者謂之選人耳非以為出身之名也金時以詞賦經義者曰進士以律科中選者曰舉人於是舉人遂為一定之名然與後世之舉人

亦有別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一道其設也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併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貞元元年定貢舉程試條理格

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闕大定四年勅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十八年謂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論爲意者正爲此耳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上曰并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即與外除二十八年復經義科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謂舉

人四試而鄉試似爲虛設固當罷去其府會試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羣經出題而註示本傳上是其言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議羣經出題之制有司言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楊老子內出題皆命於題下註其本傳又諭有司曰舉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注字之誤不在塗注乙之數

蕙田案金初進士舉人皆四試試於州縣曰鄉試試於京府曰府試試於禮部曰會試試於殿廷曰御試所謂府試即今之鄉試是也唐宋以試禮部爲省試至是始有會試之名及明昌初罷鄉試之法惟有府試省試御試元明以來皆因之

又案金制考官於經史出題皆於題下注本傳示之則士子得盡心於作文而題指不致舛誤又舉人試文所用故事許自注出處則試官不致失於記憶屈抑人才兼可以察士人學問之根柢皆良法也

明昌二年勅官或職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六年言事者謂學者率恃有司全注本傳以示之故不勉讀書乞減子史注本傳之制又經義中選之文多膚淺乞擇學官及本科人充試官省臣謂若不與本傳恐碩學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題意而已遂命擇前經義進士爲衆所推者才識優長者爲學官遇差考試官之際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日添試策一道承安四年上諭宰

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爲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素所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捨本業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

蕙田案一場放二狀元以下四十二字係章宗諭宰臣之詞至宋王安石爲相以下則有司所議之詞中間必有脫文

五年詔考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

蕙田案考試官撰程文始見於此前明亦多

有之

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鑑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為問使發聖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為永制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三年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於雜坐誼譁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監察罪興定二年又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後即遣出宮恐文思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

格外多取十餘人上命以特恩賜第又命河北舉人今府試中選而為兵所阻者免後舉府試

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復試得徒單鑑以下三十餘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俟行之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乃就憫忠寺試中選者得徒單鑑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

子直赴御試皇家祖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二十年定制今後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程試之期皆依漢進士例省臣奏漢人進士來年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二日御試勅以來年八月二十五日於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府等路四處府試餘從前例二十年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於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七月省奏如詩策論俱作一日程試恐力有不逮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爲中選而以論定其名

次上曰論乃新添至第三舉時當通定去留明昌元年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擬依餘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試上曰是止許女直進士母令試漢進士也又定制餘官第五品散階令直赴會試官職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試承安二年勅策論進士限丁習學遂定制內外官員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若猛安謀克女直及諸色人戶止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許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許三人三次終場不在驗丁之限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於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如當赴會試御試者大興府佐貳官試驗三舉終場者免之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

五
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
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
定會試諸科取人之數司空襄言試詞賦經義者多可
五取一策論絕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優老於場屋者
四舉受恩則太優限以年則礙異材可五舉則受恩平
章徒單鑑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
一平章張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試百人中纔得五耳
遂定制策論三人取一詞賦經義五人取一五舉終場
年四十五以上四舉終場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試官大定間府試六處各差詞賦試官三員策論
試官二員明昌初增為九處路各差九員大興府則十
一員承安四年又增太原為十處有司請省之遂定策
論進士女直經童千人以上差四員五百人以上三員

不及五百二員各以職官高者一人為考試官餘為同
考試官詞賦進士與律科舉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員二
千四員不及二千三員經義進士及經童舉人千人四
員五百以上三員百人以上二員不及百人以詞賦考
官兼之後又定制策論試官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員北
京西京益都各二員律科監試官一員試律官二員隸
詞賦試院經童試官一員隸經義考試院與會試同其
彌封并謄錄官檢搜懷挾官自餘修治試院監押門官
並如會試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歲多以遠地官考
試不便遂命差近者

凡會試知貢舉官同知貢舉官詞賦則舊十員承安五
年為七員經義則六員承安五年省為四員詮讀官二
員泰和三年上以彌封官潔語於舉人勅自今女直司

則用右選漢人封漢人司則以女直司封
凡御試讀卷官策論詞賦進士各七員經義五員餘職
事官各二員制舉宏詞共三員泰和七年禮部尚書張
行簡言舊例讀卷官不避親至有親人或有不敢定其
去留或力加營護而為同列所疑若讀卷官不用與進
士有親者則讀卷之際得平心商確上遂命臨期多擬
其有親者汰之

蕙田案府試會試御試差官考校及糾察之
法至金始詳

凡府試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京上京咸平東
平四處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為七處兼試女
直經童凡上京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等
路者則赴會寧府試咸平隆州婆速東京益州懿州者

則赴咸平府試中都河北東西路者則赴大興府試西
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討司者則赴大同府試北京臨潢
宗州興州全州者則赴大定府試山東西大名南京者
則赴東平府試山東東路則試於益都凡詞賦經義進
士及律科經童府試之處大定間大興大定大同開封
東平京兆凡六處明昌初增遼陽平陽益都為九處承
安四年復增太原為十中都河北則試於大興府上京
東京咸平府等路則試於遼陽府餘各試於其境
凡鄉試之期以三月二十日府試之期若策論進士則
以八月二十日試策間三日試詩詞賦進士則以二十
五日試賦及詩又間三日試策論經義進士又間詞賦
後三日試經義又三日試策次律科次經童每場皆間
三日試之會試則策論進士以正月二十日試策皆以

次間三日同前御試則以三月二十日策論進士試策
二十三日試詩論二十五日詞賦進士試賦詩論而經
義進士亦以是日試經義二十七日乃試策論若試日
遇雨雪則候晴日御試唱名後試策則稟奏宏詞則作
二日程試舊制試女直進士在再試漢進士後大定二
十九年以復設經義科更定是制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就御試不中者許綴榜末
解元但免府試四舉終場依五舉恩例所試文卷惟犯
御名廟諱不成文理者則黜之餘並以文之優劣為次
仍一日試三題其五舉者止試賦詩女直進士亦同此
例承安五年勅進士四舉該因心詞賦經義當以各科為
場數不得通數又恩榜人應擢以官者監試官於試時具
數以奏特恩者授之泰和三年以經義會元與策論詞

賦進士不同若御試被黜則附榜末為太優若同恩例
又與四舉者不同遂定制依曾經府試解元免府試之
例會試下第再舉直赴御試

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
科試無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聽内外文武六品以
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内外五品以上官薦於所屬詔
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為鄉里所服者則從府州薦之凡
試則先投所業策論三十道於學士院視其詞理優者
委官以羣經子史内出題一日試論三道如可則庭試
策一道不拘常務取其無不通貫者優等遷擢之宏詞
科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則皆用四六誠論頌箴銘序
記則或依古今體或參用四六於每舉賜第後進士及
在官六品以下無公私罪者在外薦之令試策官出題

就考通試四題分二等遷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創者也

右遼金取士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命斷事官木忽剌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爲中選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當世或以爲非便事復中止

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帝曰此良法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議立程式十一年十一月裕宗在東宮時省臣復啓謂去年奉旨行科舉今將翰林老臣等所議程式以聞奉令旨

准蒙古進士科及漢人進士科參酌時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言十一月中書省臣奏皆以爲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

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於后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資諸路府其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

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後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所在官司

遲悞開試日期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彈治罪流官
子孫廕敘並依舊治願試中選者優陞一等在官未入
流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
一高加一級注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銓注鄉試
處所并其餘條目命中書省議行於戲經明行修庶得
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咨爾多方體予至
意

蕙田案此用四書義取士之始也唐時試明
經令帖孝經論語而孟子不立於學咸通中
皮日休請以孟子爲科事竟不報至宋熙寧
之世更以經義試進士始命專經者兼治論
語孟子自河南二程子出表章學庸朱子爲
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由是有四書

之名嗣後理學日明學者始知其爲修己治
人之切要共尊信之而皇慶開科遂以朱子
四書之學首立於學官自元明以來五百年
間相承無廢此固儒術之效而許魯齋諸人
亦可謂能尊其所聞者矣又是時雖罷詩賦
專用經義然漢人南人第二場猶用古賦一
首故中書所定條目仍令攜帶禮部韻略惟
不用詩及律賦耳

中書省所定條目鄉試中選者各給解據錄連取中科
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禮部腹裏宣慰司及各路關申禮
部拘該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上錄連科文中臺轉呈都
省以憑照勘

蕙田案此給解咨部

鄉試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會試省部依鄉試例於次年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試官二員監察御史二員讀卷官二員入殿廷考試每舉子一名怯薛歹一人看守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蕙田案此試期及文字多寡之式 殿廷試

士令怯薛歹猶言番人也看守亦始於此

選考試官行省與宣慰司及腹裏各路有行臺及廉訪司去處與臺憲官一同商議選差上都大都從省部選

差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一員監試每處差考試官同考試官各一員並於見任并在閒有德望文學常選官內選差彌封官一員謄錄官一員選廉幹文資正官充之凡謄錄試卷并行移文字皆用朱書仍須設法關防毋致容私作弊省部會試都省選委知貢舉同知貢舉官各一員考試官四員監察御史二員彌封謄錄對讀官監門等官各一員

蕙田案此選差試官及執事官 謄錄試卷

用朱書亦始於此

鄉試行省一十一河南陝西遼陽四川甘肅雲南嶺北征東江浙江西湖廣宣慰司二河東山東直隸省部路分四真定東平大都上都

蕙田案此鄉試省分

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
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卷考試各二十五人蒙古人
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五人上都六人河東五人
真定等五人東平等五人山東四人遼陽五人河南五
人陝西五人甘肅三人嶺北三人江浙五人江西三人
湖廣三人四川一人雲南一人征東一人色目人取合
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人上都四人河東四人東平等
四人山東五人真定等五人河南五人四川三人甘肅
二人陝西三人嶺北二人遼陽二人雲南二人征東一
人湖廣七人江浙十人江西六人漢人取合格者七
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東平等
九人山東七人河東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雲南二
人甘肅二人嶺北一人陝西五人遼陽二人征東一人

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廣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
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

蕙田案此進士中額

鄉試會試許將禮部韻略外餘並不許懷挾文字差搜
檢懷挾官一員每舉人一名差軍一名看守無軍人處
差巡軍提點擗掠試院差廉幹官一員度地安置席舍
務令隔遠仍自試官入院後常川妨職監押外門鄉試
會試彌封謄錄對讀官下吏人於各衙門從便差設

蕙田案此搜檢關防

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
以上者不考

蕙田案此試卷違式

謄錄所承受試卷並用朱書謄錄正文實計塗注乙字

數標寫對讀無差將朱卷逐旋送考試所如朱卷有塗注乙字亦皆標寫字數謄錄官書押候考校合格中選人數已定抄錄字號索上元卷請監試官知貢舉官同考試官對號關拆

蕙田案此謄錄對讀

舉人試卷各人自備三場文卷并草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納置簿收附用印鈐縫訖各還舉人

蕙田案此先期投卷

凡就試之日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官送彌封所撰字號封彌訖送謄錄所

蕙田案此受卷彌封

科舉既行之後若有各路歲貢及保舉儒人等文字到

官並令還赴本鄉應試倡優之家及患廢疾若犯十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舉人於試場內毋得喧譁違者治罪仍殿二舉

蕙田案此場規

舉人與考試官有五服內親者自須迴避仍令同試官考卷若應避而不自陳者殿一舉

蕙田案此親屬迴避

鄉試會試若有懷挾及令人代作者漢人南人有居父母喪服應舉者並殿二舉

蕙田案此懷挾倩代匿喪之禁

國子監學歲貢生員及伴讀出身並依舊制願試者聽中選者於監學合得資品上從優銓注

蕙田案此監生預試

別路附籍蒙古色目漢人大都上都有恒產住經年深者從兩都官司依上例推舉就試其餘去處冒貫者治罪

蕙田案此冒籍之禁

又案元中書省所定科場條目皆參用宋金之制斟酌損益最為得中自明以來相承用之雖有更定大略不出乎此

三月初四日中書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試舉人於翰林國史院定委監試官及諸執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問進呈俟上采取初七日執事者望闕設案於堂前置策題於上舉人入院搜檢訖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禮生導引至於堂前望闕兩拜賜策題又兩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漢人南人作一甲如前儀每進士一

人差蒙古宿衛士一人監視日午賜膳進士納卷畢山院監試官同讀卷官以所對策第其高下分為三甲進奏作二榜用敕黃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前一日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次日詣闕前所司具香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放榜擇日賜恩榮宴於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預試官並預宴預宴官及進士並簪華至所居擇日恭詣殿廷上謝恩表次日詣中書省參見又擇日進士詣先聖廟行舍菜禮第一人具祝文行事刻石題名於國子監

元統癸酉科廷試進士稍異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科舉取士莫盛於斯後三年其制遂罷又七年而復興遂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為

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於詔誥章表內又科一道此有元科目取士之制大略如此

蕙田案元自延祐二年設科至元統元年凡七科而廢至正二年復科舉至二十六年凡九科先後共十有六科其進士額多不過百人少者僅三十餘人

若夫會試下第者自延祐創設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於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受省劄後舉不為例今有來遲而不及應試者未曾區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為格泰定元 片中書省臣奏下第舉人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

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先有資品出身者更優加之不願仕者令備國子員後勿為格從之自餘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間有試補書吏以登仕籍者惟已廢復興之後其法始變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學正及書院山長又增取鄉試備榜亦授以郡學錄及縣教諭於是科舉取士得人為盛焉

蕙田案下第舉人授教職始此

右元取士

明史選舉志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

謂之制義

顧氏炎武曰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發端二句或三四

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衛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

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一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會試第一為會元二三甲第一為傳臚云

顧氏炎武曰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顧州府志曰鄉舉在宋為唐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有推恩焉謂之特奏者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明始定為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案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蕙田案解元會元之名金史選舉志已有之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

蕙田案元代試進士以子午卯酉年鄉試以寅申巳亥年明初洪武三年庚戌四年辛亥再舉鄉試亦非子午卯酉年此制乃洪武十七年所定

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

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澥集說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内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廷試以三月朔鄉試直隸於京府各省於布政司會試於禮部主考鄉會試俱二人同考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提調一人在內京官在外布政司官會試禮部官監試二人在內御史在外按察司官會試御史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舉子則國子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所

司印記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三枝文字中迴避御名廟號及不許自序門地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硃謂之硃卷試士之所謂之貢院諸生席舍謂之號房人一軍守之謂之號軍試官入院輒封鑰內外門戶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廷試用翰林及朝臣文學之優者為讀卷官共閱對策擬定名次候臨軒或如所擬或有所更定傳制唱第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

初太祖起事首羅賢才吳元年設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克貢京師洪武三年詔曰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才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於是京師行省各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皆四十人廣西廣東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額數高麗安南占城詔許其國士子於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明年會試取中一百二十

名帝親製策問試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午門外張掛黃榜奉天殿宣諭賜宴中書省授伯宗為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試三年且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等為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日給光祿寺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賜白金弓矢鞍馬及冬夏衣寵遇之甚厚既而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為翰林修撰二甲馬京等

為編修吳文為檢討進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觀政進士之名亦自此始也

鄉試之額洪武十七年詔不拘額數從實克貢洪熙元年始有定額其後漸增至正統間南北直隸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殺至雲南二十名為最少嘉靖間增至四十而貴州亦二十名慶歷啟禎間兩直隸益增至一百三十餘名他省漸增無出百名者交趾初開以十名為額迨棄其地乃止

會試之額國初無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永樂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後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損不一皆臨期奏請定奪至成化乙未而後率取三百名有因題請及恩詔而廣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

蕙田案會試中額臨期奏請始於此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試擢陳郊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讀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猶怒不已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成三吾於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復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也然訖永樂間未嘗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統間分為南北中卷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景泰初詔書遵永樂

間例二年辛未禮部方奉行而給事中李侃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助侃言事下禮部覆奏臣等奉詔書非私請也景帝命遵詔書不從侃議未幾給事中徐廷章復請依正統間例五年甲戌會試禮部奏請裁定於是復從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應天及蘇松等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成化二十二年萬安當國周洪謨爲禮部尚書皆四川人乃因布政使藩稹之請南北各減二名以益於中弘治二年復從舊制嗣後相沿不改惟正德三年給事中趙鐸承劉瑾指請廣河南陝西山東西鄉試之額乃增陝西爲百河南爲九十五山東西俱九十而以會試分南北中卷爲不均乃增

四川額十名并入南卷其餘并入北卷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蓋瑾陝西人而閣臣焦芳河南人票旨相附和
各徇其私瑾芳敗旋復其舊

蕙田案分路取士之例宋金元已有之南北
中卷之分則自明代始

初制兩京鄉試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於儒官儒士內聘明經公正者爲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學廉謹者聘充考官於是教官主試遂爲定例其後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監臨官又徃徃侵奪其職掌成化十五年御史許進請各省俱視兩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諭禮部嚴飭私弊而不從其請屢戒外簾官毋奪主考權考官不當則舉主

連坐又令提學考定教官等第以備聘取然相沿既久積習難移弘治十四年掌國子監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使以外簾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而科舉之法壞矣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庶幾前弊可革時未能從嘉靖七年用兵部侍郎張璁言各省主試皆遣京官或進士每省二人馳往初兩京房考亦皆取教職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員閱兩科兩京房考復罷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至神宗十一年詔定科場事宜部議復舉張璁之說言彼時因主考與監臨官禮節小嫌故行止二科而罷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皆用編修檢討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甲科教職僅取一二而已蓋自嘉靖

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言各省鄉試精聘教官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以益之四十三年又從南京御史奏兩京同考用京官進士易詩書各二人春秋禮記各一人其餘乃參用教官神宗四年復議兩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北京取足於觀政進士候補甲科南京於附近知縣推官取用至是教官益絀初制會試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職景泰五年從禮部尚書胡濙請俱用翰林部曹其後房考漸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詩經房五易經書經各四春秋禮記各二嘉靖十一年禮部尚書夏言論科場三事其一言會試同考例用講讀十一人今講讀止十一人當盡入場方足供事乞於部科再簡三四人以補翰林不足之數世宗命如所請然偶一行之輒

如其舊神宗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書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給事中余懋孳奏詩易各增一房共爲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變

洪武初賜諸進士宴於中書省宣德五年賜宴於中軍都督府八年賜宴於禮部自是遂著爲令

歷科事跡稍異者永樂初兵革倉猝元年癸未始令各省鄉試二年甲申會試以事變不循午未之舊七年己丑會試中陳燧等九十五人成祖方北征皇太子令送國子監進學俟車駕還京廷試九年辛卯始擢蕭時中第一宣德五年庚戌帝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取士不尚虛文有若劉蕡蘇軾輩直言抗論朕當顯庸之乃賦策士歌以示讀卷官顧所擢第一人

林震亦無所表見也八年癸丑廷試第一人曹鼐由江西泰和典史會試中式正統七年壬戌刑部吏南昱公陵驛丞鄭溫亦皆中式十年乙丑會試廷試皆商輅第一輅淳安人宣宗末年乙卯浙榜第一人三試皆第一士子艷稱爲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廷試讀卷盡用甲科而是年兵部尚書徐晞戶部侍郎奈亨乃吏員天順元年丁丑讀卷左都御史楊善乃譯字生時猶未甚拘流品也迨後無雜流會試及爲讀卷官者矣七年癸未試日場屋火死者九十餘人俱贈進士出身改期八月會試明年甲申三月始廷試時英宗已崩憲宗以大喪未踰歲御西角門策之正德三年戊辰太監劉瑾錄五十人姓名以示主司因廣五十之額十五年庚辰武宗南巡未及廷試次年世宗即位五月御西角門策之

擢楊維聰第一而張璉即是榜進士也六七年間當國用事權侔人主矣嘉靖十四年乙未親製策問手自批閱擢韓應龍第一降諭論一甲三人及二甲第一名次前後之由禮部因以聖諭列登科錄之首而十二人對策俱以次刊刻二十年辛丑考選庶吉士題文曰原政詩曰讀大明律皆欽降也四十四年乙丑廷試帝始不御殿神宗時御殿益稀矣天啟二年壬戌會試命大學士何宗彥朱國祚為主考故事閣臣典試翰詹一人副之國祚疏辭帝曰今歲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嗣後二輔臣典試爲常崇禎七年甲戌知貢舉禮部侍郎林鈞言舉人顏茂猷文兼五經作二十三義帝念其該洽許送內簾茂猷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爲一行刻于試錄第一名之前五經中式者自此

不絕矣

王圻續通考明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累朝下詔亦必及之太祖洪武庚子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元年詔起懷才抱德隱于巖穴之士遣夏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命禮部訪求賢士于天下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遑于版築鼓刀之徒實以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是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明經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才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

翼
三
餘年時既不喜文士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校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至洪武十五年復開科

蕙田案明初薦舉之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見于史志者與王圻所舉略有不同自科舉既復之後仍不廢薦舉建文永樂間猶有以薦舉起家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宣德以後進士之科日重間下求賢之詔亦徒應故事而已至如天順之吳與弼成化之陳獻章皆以理學名儒特膺徵辟此又以人而重者也

右明取士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葆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九

學禮

蕙田案養老之禮自虞夏殷以來已重之至周而大備其所養之老有三曰國老曰庶老曰死政之老每歲仲春季春仲秋之月天子親視學大合樂擇公卿大夫之致仕有賢德者以為三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尊之如父兄其羣老皆設席位禮之如衆賓欲陳孝弟以教天下也其餘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於學以訊讖告凡天子有

事於學必舉養老之禮而諸侯之國及鄉遂之吏亦皆得養老於學焉若庶人之老不能徧養於學則有引年復除之令而又制民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孟子所謂善養老者是也養老之禮散見於月令王制祭義內則樂記諸篇而文王世子尤為詳備今以類編入學禮而經傳所載優老之事亦附焉後世舉視學養老之典者惟後漢及魏與後魏及周至於優禮高年之事則歷代史冊皆不絕書今並蒐輯以著於篇

禮記祭義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是故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

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養三老五更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疏此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宏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夏后氏尚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亦年高者在前周人敬愛彌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之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前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注言其先老也疏次乎事親者言貴年之次第近乎事親之孝呂氏澄曰此承上文申言四代皆尚齒之義遺謂忽忘之與違其親之違同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年尚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方氏慤曰或曰年或曰齒年以所歷言齒以所序言

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

注耆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耆老則民皆知孝矣

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注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

異糧之屬疏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已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糧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並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食黍粱故云異糧

孟子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白虎通德論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蕙田案以上總論養老之義

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疏養老必於學者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養云邦饗者老掌其割烹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

陳氏禮書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秀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

蕙田案庶老謂士以下致仕者若庶人之老別有引年之法不養於學也陳氏指庶人之老言非

邱氏濬曰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

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徒行謂無車徒食謂無肉

周禮地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注委積者廩人舍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

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門閭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疏門謂十二國門閭謂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所謂門閭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政事者之父母也

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疏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老而無子者

謂之獨疏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疏劉熙釋名曰無妻曰鰥愁悵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

從魚魚目恒不開老而無夫者謂之寡疏寡保也保然單獨此四者天下之窮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注餼廩也

皇氏侃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氏禮書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

也死政者之老也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豪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者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

蕙田案以上論國老庶老及死政之老

周禮夏官羅氏仲春養國老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

陳氏皓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

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頌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

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疏月令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

陳氏皓曰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

郊特牲春饗孤子秋食耆老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

疏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

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

大戴禮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

熊氏安生曰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又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

陳氏禮書天子之於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

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蕙田案陳氏駁熊說極是

又案以上養老之時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皐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

衣而養老

冠則年追章甫委貌也疏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縞白色生絹

馬氏晞孟曰祭所以追養總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事也故先言祭而次言養老祭則言冠而不言衣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

方氏慤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焉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蕙田案以上養老之服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月令養衰老授几杖

陳氏澣曰几杖所以安其身

詩大雅行葦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

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疏敦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敦史

周禮秋官伊耆氏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去之疏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事者也

共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鄭氏鏐曰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

六十七十八十在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者乎漢之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與

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杖於朝

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鄉國者不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

祭義七十杖於朝

蕙田案王制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已

致仕者祭義七十杖於朝謂未致仕者曲禮

所云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是

也

又案以上几杖

周禮天官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注孤子者死王

事之子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疏邦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者經直言耆

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解耆老謂國老庶老

程子曰外饔酒正皆言享耆老孤子則酒食未嘗偏廢也周官言享不言食亦以享未嘗無食也特以食為下爾言老足矣必曰耆老者容養之以六十而

上為率與以六十養於國故也

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注要以此為度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注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月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疏秩常也老臣

年九十以上常與之酒

鄭氏謂曰享禮之嚴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所以訓恭儉而此言共酒無酌數何也蓋此所謂享非大享也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悼獨無依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念其功其享之也不過以醉為度示恩意之厚耳

地官豪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疏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

孤子秋食耆老則豪人共其食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注春鳥鵲而始出者

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鵲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兼用之備陰陽也疏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系於組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

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尚以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更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之飲則有房烝其所云飲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飲也其禮亦有飯食故春秋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數其牲則折俎亦曰敬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享則有殷燕謂以燕禮而享則有之也左傳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享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享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大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酌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酌為度食禮者有飯有穀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亦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詩湛湛露斯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燕姓讓之則止此宴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衰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

一日之中三事
行畢義或然也

劉氏曰以養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凡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享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衰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非以相反也養老者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仁且義是謂大備矣

陳氏禮書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月令養衰老行糜粥飲食注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內則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煎也

沃煎戎之以為名陸稻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熬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

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異耳黍不言陸者黍炮取豚若將割之劑之實棗於其腹中編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崔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

去其鬴為稻粉糝漚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

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

夜母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詳詳

誤也謹塗塗有穰草也鬴謂皮肉之上醢莫也糝漚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漚通之

薄同薺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鬴則解析其肉使

為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醢可食也醢炮取豚若將者言

草以裹而豚也塗之以謹塗者以此謹塗而泥塗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手

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鬴莫為稻粉糝漚之以為醢者付全豚

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湯以膏煎豚膏必沒

此豚詳也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

湯中使其湯母滅鼎者使鑊中之湯母得沒此小鼎若湯滅鼎恐湯入鼎中令食

壞也母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注云惟豚全耳者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

手。是

豚形既小故知全體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

注脈脊側肉也捶之也

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馘柔其肉

注馘脊側肉也捶之也

醢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

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注湛亦漬也為熬捶之去其馘編萑布

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

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

醢欲乾肉則捶而注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

之而煎之以醢也注云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模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

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骨濡炙之舉燂其骨不蓼注燂皆也謂炙骨皆燂也取稻米舉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糝糝食也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

台背以引以翼

箋台之言給也人老則背有給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

箋福無大福也

蕙田案以上酒食

禮記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

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注諸

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年八十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拜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

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疏此論天子視學必遂養

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注告祭畢也祭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立學也疏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注云言始立學也者為下釋奠于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于先老也

氏禮書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

老皆同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

胡氏銓曰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

謂一學非

適果序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注

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老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疏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眾賓者案鄉飲酒注是也

白虎通德論享三老五更於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

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

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

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

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
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應劭漢官儀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輶輪送迎
至家天子獨拜於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
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
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
具

陳氏禮書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
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
一人為老次一人為史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
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

蕙田案三老五更鄭氏及白虎通漢官儀俱
以為各一人惟蔡邕云三老三人五更三人
而陳祥道亦宗之然記稱天子之養老更祖
而割牲親執醬執爵其禮甚尊非尋常之老

可以當之說者謂三老選三公之老者五更
選卿大夫之老者公卿大夫其人數不多未
必齒德俱尊者一時頓有八人也白虎通云
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其說簡而明矣

觀承案古禮已亡漢志謂三老五更止各一
人亦據漢禮言之耳則蔡邕謂三老三人五
更五人者亦不可厚非也如三公九卿之類
皆以數稱而實人如其數豈可以一人為三
老一人為五更乎但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
三老五更亦不必備有則全之無則以一人
兼之亦無不可也且所謂父事者非父也父
惟一而父事之者何妨有三即如白虎通之
論亦思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父不可

以三兄獨不可以有五乎此言固未為全是當並存之耳

應氏鏞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所云序則未必自為一學也即學宮之東序焉爾始立學者既釋菜而退償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而適東序上庠在郊而東序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太學也大學之東序者蓋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為上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黻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選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則退償於此而一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償於此而一行一獻之義視學卒事則設位於此而脩教養之禮兩者皆曰退償曰退脩蓋以廟宮為尊故以黻舍為退猶朝廷之進見而曰退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所有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逆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疏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曰入門而縣興是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疏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既歌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會合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取觶酬主人主人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

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

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疏登歌之後律入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興謂發起注云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泰誓之文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

義行矣

疏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止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既以此教上下衆知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云王乃命諸侯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為無算樂也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仁心疏王家恒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諸侯既為畿外故知羣吏為畿內鄉遂之官也陳氏曰前言養老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

疏此節是由說視學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

禮通考卷三

學禮

七

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

愛之以敬

疏通饌省體是愛而又敬之也

行之以禮

疏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

脩之以孝養

疏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

紀之以義

疏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

亦存天下之大義也

終之以仁

疏命諸侯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

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

疏此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

而衆安得不喻焉

疏此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

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

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

免命曰念

終始典於學

注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禮義之府

蕙田案此經明養老之節文最為詳盡

樂記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注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注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太學曰東膠

疏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義

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注制

組實也酌食罷飲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

方氏曰由太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也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

注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之

三王有乞言

注有善為法又從之求善言以

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注惇史史之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疏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之三王其德漸薄非徒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奉養老人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從乞言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偏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為惇厚之史

吳氏澄曰三王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謂從容乘間俟可問而後問三代皆如五帝時有惇史以記其所乞之言也

呂氏祖謙曰年之貴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詩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從求善言

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疏禮有内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惇厚者也

孝經鉤命決天子臨辟雍視割牲以尊三老

五經通義天子臨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董氏文驥曰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蓋用饗禮之體薦以為折俎之實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蓋用食禮之正飯加飯正饌庶羞所謂設饌也酒正供酒無酌數蓋用燕禮一獻立

而舉旅行酬脫屣安坐而無算爵以醉為度共賓客飲之外復先設醴齊所謂省醴也陳氏云設席位非立飲則食當於西階下反升就席之後饋食以醬食禮公親設醬也食畢以酒醕口食禮醕用漿而此用酒且酒與醬皆親執之蓋燕禮宰夫為主人此醬酒既親執則天子必自為主人優老也正饌之俎當兼三牲不必用狗伐木之詩有肥牡肥豕先儒謂天子燕禮本當不同於諸侯加饌之羞當無過三十豆而所謂珍具者如羅氏共鳩及內則八珍之類燕禮旅酬卿大夫而後升歌堂上笙間堂下鄉飲酒禮則歌備而旅酬此亦登歌清廟下管象而後於旅也語所謂惇史乞言也聲莫重於登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節之文不具也燕禮或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鄉

樂舞勺陳氏云舞在諸樂之後所謂冕而就舞位朱
干玉戚舞大武蓋舞莫重於武宿夜也注謂以樂侑
食天子諸侯每飯有侑食之樂而他食禮則無樂然
樂師饗食奏鼓鐘鐘師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
鼓羽籥之舞陳氏謂食亦有樂則此割牲饋食時豈
先有樂舞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樂舞無算
以侑酒猶納賓用樂而旅復用樂與象舞執籥以舞
不在六樂之列習之成童用之祈禱此但以管奏其
詩非舞其籥也管并兩竹笙巢於匏管重於笙大射
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賓入門發咏
而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兩君相見不歌文王而
歌清廟為二王後諸侯之長今俱用之優老也舞者
動其容而曲隨之堂下舞六代之舞則堂上亦歌賁

桓勺之詩為樂歌以節之也禮既兼用饗食燕則饗
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則亦有酬幣禮文不具
也禮文散見於王制文王世子樂記祭義內則但各
舉綱目不能貫串始末故集其略如此

蕙田案以上視學養老行事之禮節

禮記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注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
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
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注煖
溫也

方氏慤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極矣人盛
之極則趨於衰而已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以往
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
宜無不至故也

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晁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晁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注五雞二晁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

耳非家賜而人蓋之也

徐氏乾學曰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與王制不同王制言養血氣以食為先衣為次孟子言王政之序足衣而後足食夫王者之養老扶其衰而適其體尚如此其周倫矣則為人子者事父母之年日衰一日則所以盡心於奉養者可不日慎一日乎

蕙田案以上教民養老之法

右養老之禮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王制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

蕙田案此二條服官致政之期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 疏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

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康遠耻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

若不得謝

注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

不聽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

老夫

注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 疏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

于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是也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和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庚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輪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輪輪明其小也於其國則稱名注君雖自稱猶若臣疏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注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

法度 疏若他國來問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于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祭義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

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注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

為之布席于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于廷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疏言敬老之道通達于朝廷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蕙田案此二條據大夫年老未許致仕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養之

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八十月告存注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

注秩常也有常膳疏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使之以常膳致之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

讓而后及爵者注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蕙田案此三條據大夫士已致仕者

王制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問百年者就見之

祭義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注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

在而往見之疏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注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徐氏乾學曰此節注疏皆云八十九十者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其間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論政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愚謂耆老之人多矣君之所過安得一而見之此言八十九十者東行則人之西行者不敢分道而過言必避之其西也亦然所以尊年而避道也朱子經傳通解亦採此意觀後欲言政者君就之則此屬泛指矣

蕙田案此二條巡狩優禮老者

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

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注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

不孤疏五十不從力政唯據庶人力政謂築城治道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免之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戎服又孟氏說六十還兵事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則免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胥徒之事六十則免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廢廢於人事

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搜狩矣

注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疏作記之人在于周末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此未五十者猶任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注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蕙田案此三條田役優老

禮記祭義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

州巷矣

蕙田案此二條鄉黨優老

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祭義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蕙田案此二條道路優老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周禮秋官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蕙田案此二條刑罰優老

孔子家語正論解哀公問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

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高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則衆感以

義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尚書大傳齊宣王問于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國見君揖杖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君曰趣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輶輪御爲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于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母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噎祝哽以食乘車輶輪胥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

右優老之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淮陰吳王播校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五十

學禮

續漢書禮儀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皐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酢

章
祝鯁在前祝鯁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
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
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臨享眇眇小
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旦復踐辟
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
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咽在後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仄無忘厥心三老李
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
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
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文獻通考安帝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楊統
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王
杖

譙周五經然否論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
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
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
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
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虞氏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
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馬氏端臨曰案古人養老之禮有養于鄉者所謂五十養于鄉王命公侯伯子
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是也有養於
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酌是也漢初每鄉
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于鄉之

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然東漢亦時有下郡縣存問養老之處

魏志高貴鄉公本紀甘露三年秋八月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通典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于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王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勵

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議養老十六年八月己酉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養國老

庶老

冊府元龜太和十六年八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後王法嘉猷以鄉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順孝悌于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為其舉傳中庸則易為選朕既庸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之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太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終歸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于是養三老五更于明堂國老庶老于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

爵而饋于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
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
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
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
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
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闇昧然在心之
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
當克已復禮以尊所授禮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夫
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
元風識昧睿知然仰稟先誨全遵猷旨故推老以德
立更以言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
臚卿明根並以充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

更以五雖老更非
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養之
味亦同其列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
五更養素蓬簷歸于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臣
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勅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
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常
璽書訪之

齊書禮儀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
更齊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
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
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舄素帶國
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
于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

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
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
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
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
進珍羞酒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醕以次進五
更又設酒醕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
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
周書武帝本紀保定三年四月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
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

于謹傳保定三年四月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
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
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
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

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
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
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
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于席三
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
寧升階正爲皇帝升階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
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
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
立于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
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
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

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美惡不分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乃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禮成而出

唐開元禮皇帝養老于太學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于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于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于其後俱東向設羣官次文官于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于羣老之

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于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于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于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于三老座西俱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衆座國老座于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縣帛純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座于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太樂令展宮懸于學堂之庭設登歌于堂上及舉麾位等皆准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于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于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于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于文武官九品之後學生分位于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位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罇于東楹

之西北向左元酒有坩以置爵

鑾駕出宮

如讀令儀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俛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繳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

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于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官出次引立于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于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

侍中負寶陪從如式

殿中監進大珪

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

皇帝

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

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

降迎三老于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于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于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官隨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

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入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面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受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奏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于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罇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酌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于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及設酒席于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于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行事終二舞坐于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

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于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于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鑾駕還宮

如饋
令儀

蕙田案唐書禮樂志亦同而文較略今不復載

宋史禮志養老于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

五禮通考卷三十二
朝服集于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
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
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五
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于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
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
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
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樂止典
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
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
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爲上奉禮郎
引羣老隨入位于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
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
揖三老五更自西階降堂國老庶老立于堂下三老五

更當御座揖羣老亦揖皇帝爲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
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
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
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
及黍稷等先詣御座前進呈遂設于三老前樂止尚食
奉御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尚醢奉御詣酒尊所取
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太官良醢令以次進珍
羞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
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
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
舞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座
前奉禮郎引羣老復位俱揖皇帝爲興三老五更降階
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

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座太常卿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翼日詣闕表謝

王圻續通考世宗嘉靖中祭酒呂柟定視學養老儀注惜不果行案柟據開元禮圖叅定養老禮儀歲季春之月擇吉日行養老禮於太學有司先奏定三師三少致仕者用德行年高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三品上下年德高邵者爲羣老併開具致政之老與其孤姓名事狀以聞前期三日設御幄于太學堂後設御座于太學堂正中南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于西楹近北東向設五更座次三老東向皆莞筵粉純加藻席畫純設羣老位于西階上東向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元帛純凡席皆不相屬設致政之老與其

孤館幕于門外太常卿展宮懸列舞綴于庭設升歌于堂上及舉麾位等一如元會之儀有司設罇于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有坫以置爵前期一日有司具牲帛祭器祭先師孔子上遣官行禮齋宿省牲陳設奠獸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子皇帝謹遣某致祭于先師孔子是月某日養三老五更羣老于太學用幣敬伸奠告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享昧爽卒事復命又設先老位于廟門之前陳設如儀至日黎明鼓徵警衆設六佾舞生皆至駕乃出宮太學官率諸生迎駕于太學路左駕至太學官及諸生俯伏稽首興傳制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朝服乘安車導從如常儀擇史官充惇史二人朝服從之其羣老及致政之老與其孤則有司先戒之宿于太學以俟駕至太

冠服出陞御座執大圭協律郎跪俯伏舉麾金奏姑洗之均樂止太常少卿導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惇史執筆以從自西階升堂上與揖遜欲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皆稽首遜辭上不果拜乃揖就座三老五更皆坐三老授几九卿正履進珍饈及黍稷等上省之遂設于三老五更前工升歌鹿鳴三終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前以大珪授侍臣執醬而饋訖有司以次進珍饈酒食于五更前又設酒食于羣老前太常卿引上詣酒罇所取爵贊酌酒訖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前執爵而酌訖上即座三老以下皆坐光祿卿進酒上飲酒三老以下坐食飲酒各三爵笙入三終光祿卿進加饔羹飲酒各三爵間歌三終三老乃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治政之要五更飲亦如之上俱虛躬聽受惇史執筆錄之乃大合六樂羽舞大韶以雲門咸池合之干舞大武以大夏大濩合之上興冕而總干三老以下皆興稽首遜辭上復即座三老以下皆復坐飲酒各三爵樂九變畢太常卿跪奏樂闋致政之老與其孤館于門外者飲酒食畢皆入侍制命有司曰養爾老幼毋違朕命三老以下趣出賜三老五更襲衣冠帶牢醴綵幣其餘帛衣米肉三老以下序立于庭皆拜三稽首興分班序立有司奏禮畢上興出就駕還宮明日三老率五更以下詣闕表謝

蕙田案視學養老之禮後世惟漢明帝魏高貴鄉公北魏孝文帝周武帝行之如北齊唐宋明雖有養老辟雍之儀其實皆未之行也

右歷代視學養老之禮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勿繇以十月賜酒肉

文帝本紀元年三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一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本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

算九十復甲卒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閭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獨鰥寡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宣帝本紀地節三年春三月詔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傷人他皆勿坐

元帝本紀建昭四年夏四月詔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平帝本紀元始元年春正月詔天下吏比二十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六年春正月辛酉詔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二十石免加循撫無令失職

章帝本紀章和元年秋七月壬戌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二匹以爲醴酪

和帝本紀永元十五年秋九月壬午南巡守賜所過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

安帝本紀元初四年秋七月辛丑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史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順帝本紀陽嘉三年五月戊戌詔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桓帝本紀建和二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

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六年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

晉書惠帝本紀永平元年五月壬午賜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

成帝本紀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

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二月詔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遠已殲太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燕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思廣前賚遣使巡慰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冬十月車駕巡南豫州詔曰朕巡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十二月行幸歷陽高年孤疾賜帛十匹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五年春正月辛卯詔諸孤老並

賜糧餼

魏書太武帝本紀太延元年十一月丙子行幸鄴諸所過對問高年

太平真君七年二月丙戌幸長安存問父老

文成帝本紀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至于鄴遂幸信都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

孝文帝本紀延興三年十一月戊寅詔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懷州所過賜高年布帛

太和元年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于太華殿賜以衣服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三年夏

五月辛酉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冲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疋十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四年秋七月壬子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麪復家人不徭役 十六年十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 十七年八月壬寅車駕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 十八年春正月車駕南巡詔相充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秋七月車駕北巡八月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

問民疾苦貧窮孤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以上及廢疾之徒校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餘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十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 十九年夏四月辛亥詔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寡老疾不

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六月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百年以上賜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二十年二月丙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于華林園詔國老黃耆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于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乙未車駕南巡已酉次離石甲寅詔汾州民百年以

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夏四月辛未行幸長安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五月己丑車駕東旋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孤老鰥寡貧窮痼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秋九月丙申詔曰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勅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固無以自療者皆于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孝明帝本紀熙平二年夏四月丁酉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

神龜元年春正月壬申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粟五斛帛二匹

正光四年秋七月詔曰達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黃耆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強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摯維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勲舊睠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當外任或停私歷紀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常限或新解郡縣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敘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

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于閭巷矣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秋九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板職及杖帽各有差

孝昭帝本紀皇建元年秋八月乙酉詔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

周書明帝本紀二年夏六月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甲戌詔先經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節級板授官 三年秋七月丁

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

建德二年冬十二月癸巳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宏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宏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

受老職使榮霑邑里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七年冬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

煬帝本紀大業五年春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于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卧治佇其宏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七年春二月幸于涿郡壬午詔曰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以上者板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二年幸稷州召父老置酒高會賜帛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帛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四月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

冊府元龜貞觀三年十月幸隴州詔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大加優恤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五年十二月癸卯賜新豐高年帛六年三月丁丑賜民八十以上粟帛

冊府元龜貞觀六年五月宴長安父老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于元武門賜以

穀帛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于乾元殿賜以粟帛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五年四月乙未賜民八十以上物

冊府元龜貞觀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所過賜高年穀帛十一月蒐于伊闕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帛各有差十八年正月癸卯以將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歲以上氈被袍各一帛十匹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十一月壬申至雒州遣使齎璽書詣鄭汝懷澤四州問高年宴賜各有差壬午宴雒州父老一百九十人于儀鸞殿班賜有差十九年二月發雒陽征遼所經州縣高年賜粟帛辛亥次河陽女子呂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氈帛袍各一綿帛十段次汲縣女子翟張並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繒帛綾錦等永徽六年十月八十以上老人各賜粟二石帛三段百

歲以上各賜粟五石帛十段

顯慶二年正月幸雒陽二月父老百歲以上賜氈被一具袍一領絲絹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賜絲絹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上老人粟帛有差閏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氈被袍綿及粟有差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正月甲子如并州已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二月丙戌赦并州及所過州縣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于朝堂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粟帛

冊府元龜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年百三歲遂賜絹三十匹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及繒綵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二年九月壬寅如岐州乙巳賜高年粟帛

冊府元龜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賜物及黃輦而遣之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于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歷祗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于郊祀念其將至尤重乞言俾伸恩于几杖期布惠于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老年九十以上賜物四段線帛各一匹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者宜委縣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母孝假者矜其在喪此王政優容俾伸情理而官吏不依令式多雜役使自今以後更不得然八載閏六月冊尊號禮畢詔高年給屬存養因時定式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以上婦人七十五以上宜各給一人充侍仍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

長慶元年正月郊祀禮畢大赦天下百姓高年者賜粟及綿絹有差三月詔官內高年不能自存者差官就問給賜粟帛

冊府元龜後唐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一子免役州縣不得差徭

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王所重養親之道爲子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俾遂奉養

後晉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曰洪荒之內鄉黨之中宜宏養老之規式表問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丁差徭仍令逐處簡署上佐官

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五年春正月庚子前盧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厚賜之授永鄆陵令

太宗本紀淳化四年春二月壬戌召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米炭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冬十一月辛丑賜京城父老衣帛

十二月戊午駐蹕澶州壬戌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丁卯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景德元年秋七月庚子益都民李仁美國凝母皆百餘歲詔賜粟帛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二月甲申御五鳳樓觀酺詔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壬辰御乾元門觀酺賜父老千五百人衣服茶綵十月宴太山父老于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三年春正月丁巳賜建安軍父老江禹錫粟帛閏二月戊辰詔赤縣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攝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者爵一級秋八月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來迎上勞問之賜以緡帛七年三月青州民趙嵩百一十歲詔存問之八年泗州周憲百五歲

單
詔賜束帛

仁宗本紀天聖元年三月丙子詔賜城中民八十以上者茶帛仍復其家

王圻續通考景定四年正月詔曰周尊黃耆忠厚所基漢事三老祿養無缺陳塏林彬之史季溫夙被擢用今皆耆年奉祠歲久宜示獎崇陳塏授端明殿學士林彬之寶謨閣待制史季溫直文華閣各因其祠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仍復其家 十六年六月詔婦人年踰九十者賜物

太平四年二月詔賜諸宮分耆老食

道宗本紀大安十年十二月三河縣民孫賓及其妻皆百歲復其家

金史海陵本紀天德三年四月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侍為請命官與養濟著為令

世宗本紀大定十六年十二月詔諸流移人老疾者官與養濟 二十五年四月詔會寧府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九月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賜帛

王圻續通考元世祖至元時順天路民王住兒過誤致死罪其母年七十言于朝曰兒死則妾亦死矣乃宥其罪俾養母

蕙田案親老獨子留養之例蓋始於此

觀承案獨子留養元世祖此舉實為盛德之事聖人孝治天下推恩至於此極孝悌之心

可以油然而生矣然亦以其過誤而致罪者耳
故恩不傷義而足為後世法也

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子德壽為皇太子
詔賜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十者二匹親年七十別無
侍丁者從近遷除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三月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
三百三十一人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
人帛一匹

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四月寧國路涇縣民張道殺人為
盜道弟吉從而不加功拘囚七年不決吉母老無他子
孫中書省臣以聞勅免死杖而出之俾養其母

順帝本紀至元四年正月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
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二
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明會典洪武元年詔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與
免雜泛差役

王圻續通考洪武五年壬子夏五月詔中外學宮行養
老之禮先是太祖念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其古遂
命禮部考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
叅定每歲孟春正月冬十月有司偕學官率士大夫之
老者行之于學宮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
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
季行之于里中大都皆本于正齒位之說而賓與賢能
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酒醕不許奢靡制曰可遂詔應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并各布政司府州縣俱舉行之

明會典洪武十九年詔所在有司審耆老不係隸卒倡優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匹絮五斤雖有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差正官歲一存問著爲令

二十年閏六月命試禮部尚書李原名申諭有司行養老之政先是太祖召原名諭之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九十鄉黨稱善者有司以時存問若貧無產業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

斗酒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其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里士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冠帶復其家尚虞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永樂二十二年令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不能自存者有司賑給八十以上者仍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時加存問

天順二年詔軍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婦有司給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倍之男子百歲加以冠帶榮身又詔四品以上官年七十以禮致仕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五石八年詔凡民年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歲給酒十瓶肉十斤八十以上者加與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者給與冠

帶每歲設宴侍一次百歲以上給與棺具

成化二十三年詔在京文職以禮致仕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進散官一階其中廉貧不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有司仍每歲給與食米四石不許徇情濫給

弘治十八年詔文職官員五品以上以禮致仕在家者各進階一級其二品以上大臣年及八十者有司備綵幣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奏遣使存問

嘉靖元年文職致仕一品未受恩典者有司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應用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備綵幣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遣使存問五品以上以禮致仕年七十以上者進散官一階其中廉貧不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歲給米四石以資養贍

王圻續通考明尊年恩例高皇帝時詔諸耆老謁見而

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濟寧人王自能以百十六歲徵又七年終又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

右歷代優老之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淮陰吳王播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參校

李燾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五十一

巡狩

蕙田案巡狩之制見于經者多矣叅以史記
五帝本紀及竹書紀年皇甫謐帝王世紀羅
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諸書則自黃帝顓
頊已有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蓋先王以
此察諸侯之政治聯遠方之聲教詔兆民之
疾苦乃維持天下之大權其意深遠矣秦漢
以下封建變為郡縣形勢雖異於古然時邁
所及察吏治觀民風考其用意與唐虞三代

若合符節焉唐開元禮及杜佑通典以巡狩屬吉禮宋史改屬嘉禮今從宋史先之以經訓而後世之史事附焉

易觀卦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游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子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左氏傳諸侯有王注從王事王有巡狩注省四方

孟子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注言天子出必因王事有

所補助于民無非事而空行者春省耕補未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晏子又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

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

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注謂明側目相視更相讒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

注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

白虎通德論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至四嶽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風俗通義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孔氏頴達曰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天子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幾耳目不達于遠方神明不照于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上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

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

人運天下妙處蓋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一次提攝此新新不已之意

朱子曰或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為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右巡狩名義

書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注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六
疏每五歲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于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肆觀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

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蕙田案四朝有三說謂四面各朝于方岳之下者孔安國馬融王肅孔穎達也謂四季朝京師者鄭康成也謂五載內諸侯來朝者四皆分方而至者朱子蔡仲默也當以朱蔡之說為正說見賓禮

禮記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

注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疏鄭志唐虞五載一巡守夏殷六年一巡守此云虞夏之制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方氏慤曰五為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故取數以五為節

白虎通德論所以五歲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不及五載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王者因天之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子以時視民之勤此之謂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五年之期

周禮秋官大行人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注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

遂觀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疏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

李氏曰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

一周天故巡守取歲星一周天道大備之數也

鄭氏鐸曰至十二歲王乃巡其所守變禮易樂者可以知其畔革制度者可以知其逆或討或流于是行焉若有故而不巡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于京師考其制度焉是謂殷國殷

者眾也言命眾國而皆至也

楊氏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于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繁其人眾其于巡守也兵衛多征求重故行之十二歲不疎為

王氏安石曰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蕙田案巡守與殷國乃兩事非一事蓋十二年一巡守者其常也或十二年之期已周而天子有事不能巡守則行殷國之禮此其變也鄭註甚明王氏李氏乃云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則以巡守殷國爲一事矣案此經上文於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下明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註云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

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然則殷者諸侯朝王之一法因王不巡守而行之故並繫于十有二歲之下鄭註云如平時而賈疏復申之云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者六服盡來不分四時此時會也雖不按服數而東春南夏西秋北冬四方分來此殷同也時會乃因王有征伐故行之則非常之事故六服盡來殷同特以代巡守故不必一時皆集義各有當耳王荊公說最確當從之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此篇說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無此法也

周禮大行人侯歲一見貢祀物甸二歲一見貢嬪物男三歲一見貢器物采四歲一見貢服物衛五歲一見貢材物要六歲一見貢貨物先儒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若周無此禮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耳太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

朱氏升曰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與此不合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也

蕙田案尚書六年一朝周禮以服數來朝二者不同孔疏謂成周時自有二法元儒朱升作旁訓復據書以疑周禮竊恐未然蓋叔向所言本無年數其年數皆係解左傳者臆度之詞孔氏據以當六年之說未可信也至大

行人所云見者與十二年一巡守之文緊緊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尚書而強指為因貢而見之變禮太宗伯所云會同即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今欲牽合尚書而遂指為朝之常法此皆偏曲之見也蘇子瞻云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此說最為明了蓋尚書周禮本無二法先儒不得其說強生分別皆非也詳見賓禮

又案以上十二年巡狩之期

辨鄭氏夏殷六年一巡狩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鄭志孫皓問鄭答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六年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

蕙田案唐虞巡守之期見於尚書周巡守之

期見於周禮夏殷之制不見於經其云六年者康成臆度之言耳孔氏又從而為之說以為取律呂之半則更無據

觀承案康成夏殷六年巡狩之說未可謂無據也唐虞五載一巡狩固是五年周禮又六年王乃時巡固是十二年然先曰六年五服一朝明是六年之中五服已徧朝此年原是六年巡狩之常期但係夏殷之禮周時已不能行故特空此一年而後曰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前六年雖屆其期而不行直至又六年而乃行耳此猶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二百故夏殷六年一巡狩周禮倍之則又六年也蓋唐虞分方朝覲羣后四朝須四年而

徧故第五年乃時巡夏殷既分五服咸建五長須五年而徧故第六年而後時巡此細玩經文而可得者鄭說不為無據也然如孔氏謂取律呂之半則不免附會耳

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胡氏曰舜以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

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歸格于藝祖

注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巡守四岳然

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疏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于岱岱與泰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與泰山衡與霍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濞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云霍山在廬江濞縣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彼土俗人皆

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鄭元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于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遍此事必不然也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歸格于祖禰注岱宗東嶽假至也 疏巡守皆以夏之仲月者以律歷故用四仲也孔注尚書自東嶽南巡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鄭注云每歸格于祖言每歸似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

辨崔氏一年巡一嶽

崔氏靈恩曰唐虞五載巡狩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關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霍山為南岳其祭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

杜氏佑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案尚書周官

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又案堯舜簡儉嘗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岳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整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及於民物不亦乖疎詳周官本文與孔氏註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勞苦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于有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耳

呂氏祖謙曰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不知何據

馬氏端臨曰案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何所據耶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岳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

聞見後錄舜一歲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

蕙田案舜典歸格藝祖王制歸假祖禰其文

皆承四巡之後本無可疑鄭康成創為每巡一岳歸而復往之說崔靈恩知其說之不可通而強欲回護遂謂五載一巡止至一岳若遍周四岳須二十年謬矣諸儒駁之甚當又案每巡皆用夏時中月易稱至日不省方非謂十一月不省方原並行不悖若邵氏之聞見後錄乃因仲夏盛暑不宜至衡山炎熱之地仲冬苦寒不當至恒山冰雪之區是以常情之偷情窺測聖人矣

又案南岳衡山本無可疑惟因爾雅釋山乃有二條前云衡山後云霍山遂滋後儒之疑郭璞回護爾雅乃云一山二名不知爾雅為後儒所亂移衡山于霍山漢武帝事後一條

明屬漢儒附益其文耳本朝宿松朱書字綠
 作南岳辨一卷謂衡山僻遠斷無時巡之理
 因謂經文衡山即霍山也不知古聖人法天
 行健不敢自暇自逸舜至九疑禹臨會稽何
 嘗以其僻遠而畏遠行耶

又案以上論巡狩分至四岳之期

右巡狩之期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疏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
 巡省守土之諸侯至于岱宗之嶽燔柴
 告主又望而以秩次祭于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國之君巡
 守既居乃歸京師至于文祖之廟用特牛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王者所為巡守

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
 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
 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

蔡氏沈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
 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蔡氏沈曰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
 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
 以告飭之也

蕙田案此舜巡狩之實事巡行所守專以考
 察諸侯也

右虞巡狩之禮

路史炎帝之時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
 獻功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路史黃帝撫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四巡東薄海禪丸山西逾隴凝笄屯南入江內涉熊湘北屆渚碣南臨元扈乃開東苑被中宮詔羣神授見者齋心服形以先焉作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翱翔鳳凰蔽日于是合符于釜山以觀其會

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幽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

路史帝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嶺幽陵南捩交趾西際神沙東跂蟠水四行天下周旋八外日

芒所認靡不砥厲帝省方以齊民之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賞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

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狩四嶽

路史帝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設四嶽八伯以典諸侯而臨民以十二春省耕秋省斂宣聲教以同俗振彫瘵聽民聲觀四履之所以化其上入其疆土地辟岐旁趨養老尊賢駿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絀通鑑前編帝堯十有二載巡狩方嶽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以職多男子則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通志五帝紀堯巡狩告成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札
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辜
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
勸不罰而治

三齊略記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
為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
也又石上有堯跡于今猶存

蕙田案以上古巡狩附

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
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注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
王氏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
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修平乃
守修則使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
職者述所職也故戒以考乃職事職則慮其曠職事則慮其有廢事

鄭氏鐸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修正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
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
李氏嘉會曰必先警戒而後巡守者不欲乘其
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注先道先由于所從道居
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鄭氏鐸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嚮之方國
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先事戒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注類宜造皆
祭名說此

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
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誅罰得宜亦隨宜而告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
廟也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
白虎通云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

孔叢子巡守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見古天
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
可得聞乎子思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于祖禰
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
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中命冢宰清道而出

白虎通德論王者出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
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
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
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
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
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即祭告
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
出

朱子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
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東氏皓曰類宜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先事行告祭

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
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陳氏皓曰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輅也又名曰公禰

吳氏澄曰遷廟主謂祧廟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

行也

方氏慤曰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氏皓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白虎通德論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
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示有尊也

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蕙田案以上亦見孔叢子不復載

又案以上巡狩載主

周禮夏官戎僕掌馭戎車犯輶如王路之儀

注戎車革路也

王氏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輶之儀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氏鐸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輶之祭

王氏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輶

注行山曰輶封土為山于國門之外祭之以行為祖道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犯輶

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

注道說也說地

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呂氏溫曰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睹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威文勤王之伯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于此明得失諸侯于此鑒幽替斯懲勸之道也

王氏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之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鄧氏元錫曰王體萬物不可使一物失所故博告之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

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注道方志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穀之二陵方慝四方言

語所忌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于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魏氏校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痺魚鱉螺蜆之屬足治痺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癘樹之屬足去瘴是矣王所至恐不習水土預求物以防患非若後世但求口腹玩好也

蕙田案鄭注以方慝為言語之忌莊渠魏氏

以為食物之忌二說不同皆通

又案以上巡狩車行之儀

周禮夏官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注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

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王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疏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

鄭氏鐸曰若有祭祀于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
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豕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
黃駒何耶以王人之職攷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勺
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為地道黃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
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
馬之小者禮以小為貴飾黃駒乃郊用犢之意

冬官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
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
注射琰出者也杜子春云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
衡橫也謂勺經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
則用大璋如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
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巡守過大山川則太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
川則校人飾黃駒疏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據為勺柄黃
金勺以下據為勺頭山
川地神故用黃駒也

林氏曰宗主禮
者祝通神者

孔叢子巡守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
蕙田案以上巡狩所經岳瀆

禮記祭義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何諸侯以守蕃
為職也故待于境

蕙田案此條亦見孔叢子不復載
又案以上巡狩諸侯待境

王制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注柴祭天告至也疏
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

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
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方氏慤曰天之高也故燔柴以上達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告乎也神祇衆
矣止以山川蓋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其所守山川為大也天曰神地
曰祇此以山川者其無所屈皆
謂神其無所別皆可謂祇也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周氏謂曰天子巡狩至
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

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陳氏皓曰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
守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曲禮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陳氏結曰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以不親往故祝辭稱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方氏慈曰望秩之禮必于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于畛而謂之畛猶祭于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于是特言有焉

詩周頌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朱子集傳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朱子集傳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

又道于河以周四岳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以答其意耳

曹氏曰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蕙田案以上巡狩柴望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桎杙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夏官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被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設桎杙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

蕙田案以上巡狩設舍

禮記王制觀諸侯

注觀見也疏觀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墮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觀禮又云天子乘龍戴大旂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

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君謂觀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有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立于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而諸男門西北而諸女門西南而諸侯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或右傳敦血以授飲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于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昨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別觀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邱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謂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觀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觀禮云為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前為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理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王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之為說其義非也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

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合諸侯謂有

事而會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

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王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一皆為壇於國門之外加方明焉天子示之蓋以為盟尸也此云合諸侯者謂大會同耳巡守之制亦如其會同但會同為壇于國門之外而巡守為壇于方嶽之下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壇之所作也其制為壇三成即觀禮所云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向上為深發地一尺上

有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觀禮所謂宮旁一門則四門矣

四門是也蓋壇土為壇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馬氏端臨曰天子與諸侯相見於方嶽之下築壇與觀禮壇制同其壇外為土埽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三成每

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見諸侯之時據鄭注司儀及觀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于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

就其旂而立其位鄭案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上階之東西面北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

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

奠玉又案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珪王陳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王陳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王陳摯者三人

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

蕙田案巡守見諸侯其儀多與覲禮同學者當互參之

又案以上巡狩覲諸侯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

蕙田案此禮不見于經亦有可疑姑存之

又案以上巡狩舍諸侯祖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

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也犢醯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皆國也王巡守至于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易氏被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享燕膳食之類

禮記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

陳氏皓曰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

蕙田案以上巡狩諸侯致膳牲

王制問百年者就見之

〔注〕就見老人〔疏〕此謂到方岳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于道路上有

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

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注〕問其國君在而往見之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注〕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此一節明尚齒貴老之義八十九十者未

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君就之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亦當共言論政教往就之可也

應氏鑄曰彼向東北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經過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見老人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

惡志淫好辟

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疏太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所好惡若民志淫邪則好邪僻之物由在上教之不正此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觀察風俗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注同陰律也疏典禮之

官於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王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云同陰律者鄭以先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太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

蕙田案陸氏釋文載王肅尚書註以同為齊

孔疏因之康成以同為陰律二說不同穎達

作禮記疏即與書疏異解似王說較直捷

又案以上巡狩考正制度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

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

民者加地進律

注舉猶宗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疏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左

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受小順也于是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陳氏端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賞罰黜陟

南巡狩如東巡狩之禮西巡狩如南巡狩之禮北巡狩

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注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程子曰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于其廟

也

召氏祖謙曰巡狩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
淫心矣想先王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懼可知也
陳氏澹曰假至也歸至京師
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禰之廟

蕙田案尚書但言祖禮記兼言禰文有詳略
其禮一也

孔叢子巡守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
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
朝

蕙田案以上巡狩歸告廟

竹書紀年武王十五年初巡方岳詔于沐邑

通鑑前編武王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
侯

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

通鑑前編成王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岳因行
黜陟之典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

康王十六年王南巡守至九江廬山

通典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
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而崩
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游得王周人諱之
穆天子傳周穆王守滲澤得白狐元貉以濟河宗得
驥溫驪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

蕙田案穆天子傳文多荒誕未必紀實其事
亦見史記秦本紀今存其略不詳及

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巡狩東都

朱子詩車攻集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左氏傳夏五月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輦鑑與之虢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記周本紀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蕙田案周禮所載周巡狩之儀甚詳其他禮記王制及見于各傳記者或兼夏殷巡狩之典然別無所考今統入周制

右周巡狩之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

